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屏東內埔劉宅的初步調查

An Early Survey of the House of Liu in Nei-Pu, Ping-Tung

doi:10.6154/JBP.1981.1.006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1), 1981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 1981

作者/Author：夏鑄九(Chu-Joe Hsia)

頁數/Page：103-11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1/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1.1.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屏東內埔劉宅的初步調查

夏 鑄 九*

AN EARLY SURVEY OF THE HOUSE OF LIU IN NEI-PU, PING-TUNG

by

CHU-JOE HSIA

摘 要

本文主旨在於初步調查屏東內埔劉友才宅邸的建築情況，全文分背景資料、建築物類型及營造、空間組織等方面加以分析。最後的結論中，認為劉宅係本省傳統之市屋類型在晚期過渡與轉型的傑作。形式上，傳統與「番邊」的語彙並存，嚴謹的秩序裏又充滿了生活之變化所造成的力量，且尚未定型化。劉宅之後，番邊影響的表現日重，接着下去就是現代式樣的介入。就建築物類型而言，類似劉宅之市屋，可以說是日後泛濫於台灣各地，住商混合使用，連幢式之「透厝厝」、「店舖住宅」——「販厝」典型——引人注意的前身。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an analysis of building type and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building context of the house. In the final conclusion, the House of Liu was established as a masterpiece of the townhouse building type produced in the last transforming phase of vernacular tradition of Taiwan. Both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vocabularies co-existed in its architectural form; within a strictly controlled architectural order, there emerged a vitality resulted from the many changes of daily life which had not yet been stereotyped. Henceforth, the western influence continued to increase right up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building type by the Japane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s far as the architectural building type is concerned, the House of Liu in the style of a townhouse represented a fascinating prototype of the typical shop-house in a continuous row which is flooding the streetscape of our cities today.

民國70年4月10日收稿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Manuscript received. April 10, 1981

*Associate Professor, Studio of Urban Planni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一、前言

目前呈現出來的屏東內埔劉宅的初步調查報告雖然極簡要，但它是一個集體工作的成果。六十八年夏我們曾於觀光局委託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從事「全省重要古蹟勘察及整修建議」之歷史古蹟部分調查時，順便將屏東縣內埔鎮劉友才先生宅邸作一測繪。當時的測繪人員包括：葉庭芬、米復國、郝寶忠、張清華、周冕、蔡堯仁、蔡寶明等。之後，我們又陸陸續續地抽空南下補充了細部資料，並由蔡寶明負責繪圖，郝寶忠、黃銘崇作了些修改，郭鴻志、趙天培完成模型的工作。調查期間，一再打擾了劉友才先生及其家人，然仍承其協助，需在此致謝。此外，爲了確定劉煥祥先生的畢業年代，我們先後請教了魏火曜、杜聰明兩位先生；關於市屋與三合院的關係則請教了漢寶德先生；本文在逢甲大學建築學會主辦之台灣傳統聚落與建築研討會發表後，李乾朗兄曾提供了些建議，都是要一併致謝的。

選擇劉宅的基本原因在於：它是狹長形市屋之晚期例子，市屋爲我國南方城市中重要的建築物類型，與目前台灣都市的集居形態有密切的關係，值得作長期性的資料收集工作。其次，劉宅後部小樓在設計手法及作工上均極出色，值得作記錄與參考學習。

本調查一則希望能提供一實地之測繪記錄，供以後之研究者作參考比較之用，二則期望能通過對實質環境的親身體驗，發展認識與感覺的深度來促進思考與想像的能力。它應有助於專業者於日後創作過程中建立自我批評的能力。變動劇烈的社會在給予專業者傳統與現代困擾的束縛時，這應是有較落實的意義的。

二、背景資料

屏東平原爲本省南部面積最大的平原，東有中央山脈的尾闕由平地拔起，在平距12公里之內，海拔即由100公尺升至3,000公尺以上（如北大武山3,090公尺），形成典型之斷層崖，西臨台灣海峽，是一個明顯的地理區域。內埔爲屏東平原東部屬屏東縣轄之鄉鎮，係由早期內陸農業集村沿縱貫公路發展而成之廣東系客家人聚落，行政轄區見大，且素具文名，亦是本省唯一設韓愈祠之所在，屏東一帶之醫師、教師中，內埔人士佔極大之比重。本區之氣候冬期暖熱，極爲乾旱，雨水集中夏期，不論夏期或冬期，雨量變化均甚大。本區較早的水利埤圳，皆完成於乾隆與嘉慶年間（1736~1820），日據時期，改變隘寮溪流方向，對農耕作了進一步之改善（註1）。

劉友才先生宅邸（以下簡稱劉宅）位於屏東縣內埔鎮

廣濟路120號。以下暫且將我們先後查訪所得作一整理，其中雖有些難以求證甚至相矛盾的地方，但可以作爲了解劉宅的社會涵構之初步資料。劉友才父親劉煥祥一代原即居於內埔，然非現址。日前隔壁兩家亦姓劉，其他則否。劉煥祥爲日據時代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本科畢業生。據七十多歲的劉友才先生口述其父親「具大陸思想，畢業前後均曾回廣東梅縣幾個月，影響甚大。畢業後在內埔行醫，除將市屋之第一落作爲診所外，另外將自己回唐山所得到的印象與構想計劃出來，由內埔本地之客家師傅蓋了目前在市屋後的小樓作爲生活、休息的地方……當時這小樓是內埔最早的樓房。」若根據劉家過去的一位鄰居的追憶：「劉煥祥幼年喪父，家貧，母子相依爲命，以賣紅龜爲生。日據初，以公費上學，故劉煥祥能順利就學。考入醫學院後，即有名流登門，不必顧慮學雜、生活等費。畢業後行醫，以治腎、脾、虛疾名，後自購田地三十餘甲，並建劉宅。當時劉氏不但爲名醫，且爲地方首富。娶一妻三妾，正室早逝，生一女、嫁人，三妾皆未生子，故領二子，劉友才先生即爲較小的養子。劉煥祥性極刻儉，不好宴客、少與文人、政客往來，故家中除病人外，極爲清靜。日常生活除看病外，多在小樓之二樓休息，偶而到街上散步。有時候，携小姨太到屏東、高雄遊玩，亦多半兩三天也就回來……約光復初，劉煥祥去世……。」

由於日據時期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899年4月1日成立，第一屆本科之畢業生爲1902年（民前10年，明治35年）畢業。劉煥祥爲第四屆畢業生，畢業於1905年（民前7年，明治38年）（註2），所以作爲市屋最後兩落的小樓及後門門廳之興建年代最早不應早過1905年，大約應在1910年左右。至於市屋部分營造的年代則應更早一點，大約是清末，即日據初期的明治年間是比較接近的推測。

三、建築物類型及營造

內埔雖係廣東系客家聚落，然劉宅的建築物類型與閩南式並未有不同，均應屬中國南方城市中常見之長條形市屋的地方性代表。本省傳統聚落中，由於移民社會之防禦要求（註3）以及沿街道發生之商業行爲，促成了所謂「蜈蚣陣」或線形城市的發展，由於土地經濟的因素，導致土地分割狹長。因此，長條形市屋爲本省聚落中具重要地位之建築物類型，其特色爲臨街正面窄，大約是以當時木業舊習福杉檫條之尺寸爲面闊，進深之院落層次多，長度則達十倍於面闊。市屋之來源與發展，由於欠缺基本調查以及對民間建築興建年代確認的困難，因此尙未能建立完整之描述。大體說來，早期建造者面闊與進深比例大，類型較不統一。愈到後期類型化愈明顯，建築亦愈見精彩，



圖1 據劉家人口述復原之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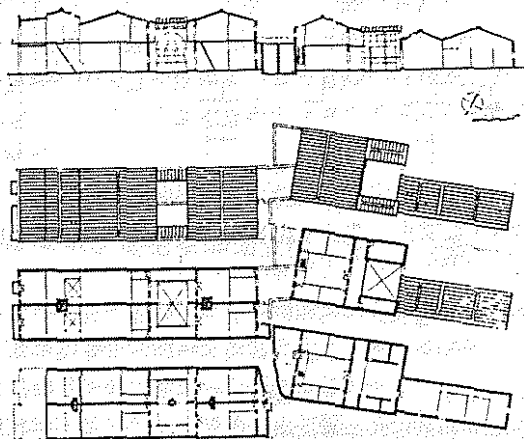


圖2 鹿港中山路147及149號平面圖剖面圖

樓層亦漸增（註4），以此檢查內埔劉宅，亦相去不遠。

劉宅之形式明顯地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部分為典型之市屋，雖無樓層與樓井之變化，然其形式及使用均為十分定型化了的所謂「一坎三落兩過水」形式之後期典型。

面闊5公尺，硬山攔櫺結構，兩山以磚牆承重，橫向則架杉木椽條，上鋪板椽、尺二磚及閩南紅瓦。民國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廣濟路拓寬，折毀劉宅之第一落（原作為診所的部分）（圖1），則於原庭院上加蓋一間，而成為目前的格局。原來的騎樓約僅4尺，大部分人家在店舖後均有前院，前院大小不一，故前面店舖折毀後，移至前院位置，騎樓寬則增至6尺（約一公尺八左右），第二落祖廳位置則不變。目前，劉宅之基地約為5公尺乘46.5公尺（註5）。第一進為雙脊頂，深度頗大，然雙脊無高差，不似鹿港市屋以高門窗納陽光於正堂（註6），只得於後脊屋面以玻璃片小天窗採光室內。前脊較低，以屋簷面街，外觀低矮，有新砌水泥花磚女兒牆，主要為過去之診所及目前經營之農藥交易店面，上有夾層為庫儲。後脊屋頂之通脊較高前半為祖先神社崇祀之祖堂，無夾層樓板，後半為室，內鋪榻榻米，門題墨「雙鳳」，主人可設榻於此。依進深分為店、堂、室三層之格局與鹿港如出一轍（註7）。

經題墨「六鰲」之門為通往下一落之走廊，第二落後



圖3-a 內埔昌黎祠入口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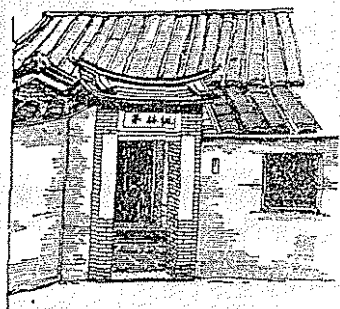


圖3-b 內埔民居後門

為一橫向小型庭院，側為隔牆，一側為通道。這一落為服務用，廚房浴廁皆設於此，有水井設於牆中心線上，與右鄰合用井水，然界以公共牆，與鹿港中山路147及149號平面有類似之意義（圖2）（註8）。水井上方供奉井水龍神香，左右書「甘泉恒大有，玉液益家人」，水井右上方則供奉天官賜福神香，左右書「巍巍乎天德，浩浩然神功」，均一再表明了由大自然取用資源的謹慎態度與感激之情。

第三落較低矮，進深亦較短，因作廚房，未作寢室，故未見與鹿港、淡水例之前堂後室格局（註9）。灶王爺神位則供於東牆上部，神位取向面向大門及灶台方向。並據劉家長子劉德政先生相告，劉宅廚房部分本無煙囪，却有一通風之小氣窗，凸出一小屋蓋設於屋頂之上，寬約一公尺五左右，供採光通風之用，無玻璃或其他材料遮擋，故大雨時，會有雨絲飄入。此種氣窗形制，於日據時期之傳統市屋中常見，對於悶熱之亞熱帶氣候，提供了一換氣通風的好辦法。

間隔着作為進餐的內部庭院，第四落即為劉宅最為突出的後面部分。其功能為前堂後室格局，供長輩燕息之空間進一步分化之產物。一樓作為劉氏之妾所居住，而二樓則作為劉煥詳本人起居之用，二樓之上另設有夾層，作為貴重醫藥品儲藏之所。小樓屋頂有和緩之凹曲面，屋脊有



圖4 左側立面之營建陰陽迎禁忌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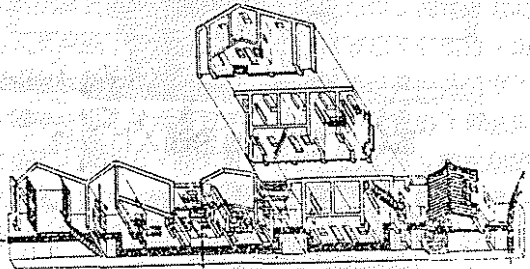


圖6 空間組織示意圖

和緩之生起，其曲線均十分平和收斂，僅需在屋面、屋脊瓦作略加墊砌即可，而無需施加暗厝。

小樓前後正面或重要的部位均洗石子，二樓部分甚至以恒春海邊之小貝殼洗石子，西向立面因避西晒僅置一圓形之盲窗。水磨磚及磚材俱為傳統紅磚，未見用日式磚，可能係內埔偏遠以及日據初期興建使然。門窗開口部分多以水磨磚、青石榴構為構架，部分開口採用三角形磚拱券以及半圓形磚拱券。室內樓梯欄杆則係以傳統木作強調，雖不華麗但樸素大方，成為前堂之重點；室外欄杆則排以閩南常見之番邊影響綠磁瓶，氣窗則外部鑲以綠磁花磚窗。側牆面為水泥粉刷，以磚疊澀突出為半圓形之鳥踏以利牆面排水並配合半圓形之磚拱窗形式。二樓門窗裝修以大格子及半圓形裝飾，以及一樓門扇雖按傳統形制，然門扇繡環板彩繪竟類似西洋近代印象派風景寫生畫法，俱為近代西洋風格之浮現（註10）。

通往村鎮內部之後門作法，其形制介乎當地昌黎祠華貴之三滴水屋面之退收門罩與當地一般居民無退收之一滴水屋面門罩之間（圖3），極具地方特色；簷下墀頭以彩繪裝飾，與村內其他民宅比較，應俱為內埔本地客家師傅之手法。

由於小樓部分實際空間之使用格局係以後門為出入之正面取向（註11），然而若考慮傳統匠師營造之陰陽邊禁忌來核對劉宅空間取向的前後邊時，却發現前半部市屋之一、二落屋頂兩坡瀉水均以前坡為陽，距中脊亦較短。第五落之後門，自然以後門為取向，朝外為陽，距中脊亦較短。然而，第四落之小樓營建陰陽邊仍以以前街店面為正面，與內部格局之前堂後室以後門為正面相反，於是屋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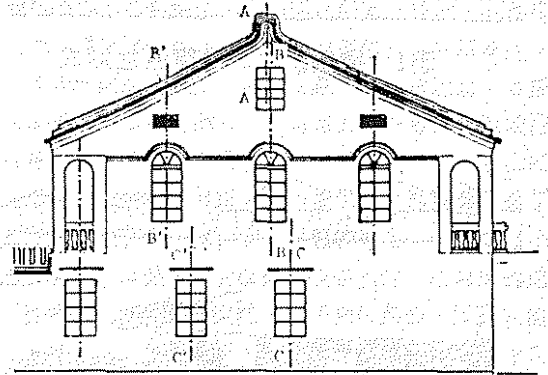


圖5 小樓左側立面開窗法變化示意圖

心線較夾層窗之中心線略向前移，棟距亦較小（圖4）。

左側立面的上段為和緩曲線圭帶所形式的鵝頭（馬背）硬山牆，在南台灣蔚藍的晴空裏具有優美而疏展的剪影效果。曲線同時由立面中段兩側的洗石子的圓拱廊所界定，尤其三圓拱窗上層三半圓曲線的鳥踏疊澀，為晚期的佳作（註12），它在視覺上具備了將立面中段收緊，與屋脊凹曲線對比強調的作用。下段底層走廊開窗位置亦往後移位，進一步破壞了對稱的關係，居然造就了一種立面上的複雜變化，有如一立面開窗之對位法，達到一因前後向張力矛盾所獲致的和諧（圖5）。側牆原非尋求視覺表現的部分，劉宅的左側牆結果亦造成了一堵具有雙重機能的牆，它作為結構的承重牆與採光通風的開口之外，亦同時成為一視覺的元素。

四、空間組織

長向市屋具有城市建築之特質，面街部分為對外交易之作公共接觸之場所，進深却使居住部分遠離街道，使後者具備寧靜安詳之居住環境，它是我國傳統社會、家族關係在商業聚落之中產階級市民住宅上之自然流露（註13）。而劉宅正是吾國社會原有的進深發展之三合院，四合院住宅在商業城市中的一種轉換形成，提供了有漸變層次的私密性關係，這模式藉特別的實質設計而彰顯出來。

無論劉宅為過去之五落或目前存在之四落雙脊形式，其空間組織的精神為往縱深方向發展的一長序列軸線的運動路徑。傳統合院住宅最吸引人的特質即為一序列互有關聯的變化的合院中庭空間，它受到城市內生存擁擠的壓縮之後，在市屋類型中，庭院僅僅作為過渡與轉換性質的透

氣與採光小院。由於進深為極短（劉宅之小院一般為3公尺進深，後門與小樓之間則僅2公尺），形成橫向的包被。行進之路徑由對人體有導向暗示的軸線所引導，經過的每一個單元都是封閉自足的，而却又暗示了下一個場所（圖6）。它由診所或營商的領域開始，明顯的將人體的正面取向導向一個具精神象徵的單元，前祖堂及後寢室，然後軸線由一側通過，經過封閉的牆圍包被着的工作小院，一個與鄰人共同享用的水井立於牆中心形成一相直交之片斷的軸線。這部分是支持前後兩部分的服務性空間，廚房部分主要的元素為一具核心意義的，便於家庭內婦女們包圍中央操作的大灶台所構成。緊接着的小院是夏日戶外用餐的場所，至此穿廊改行至中央，它也是另一主要插曲高潮的開始。

這個長輩生活的場所是由前後的張力交會所構成的，它同時是正面又是背面。長者居於二樓，由前凸之陽台擠身而靠，極目向東眺望，小院被陽台壓擠得更狹小，然而視線却飛越後門廳的屋脊，隘門斷層崖平地垂直拔起至雲端，後門對聯上說明的「東秀青山色，望隆白水村」，正是人體邊界向大自然延伸所形成的遠景。

最令人迷惑的是夾層的中央房間，似儲藏之所却又取名「養和軒」，且作工精緻，樓梯設置了具安全與隱秘意義的水平格柵。由一些象徵性的符號來看，二樓房門題墨為「蹈和」，廊門則為「履中」，小樓主要係作為對環境敏感的居住者讀書、修養與生活的天地。那麼，二樓上之夾層「養和軒」及其夾室，它貯藏了珍貴的治腎藥品及治虛疾藥品，然其題壁似乎又進一步可以說明為一私密、隱匿與塵封記憶的儲藏所。或許，我們可以大膽作一假定，在傳統社會行將結束的時候，養和軒若作為一個具個人意義的「斗室」，與江南或本省北部地主富商們園林中的「丈室」與「書齋」，同樣地傳達了一個隱然將至之時代訊息（註14）。

劉宅整個路徑的軸線是一系列繼續不斷的建築事件，無疑的，後門與小樓作為一主要的插曲而存在，然非一眼望穿，一次顯露的端景焦點（註15）。它要由循村落內彎曲小巷而行時，暮然抬首而見的後門進口開始，這是住屋邊界中極端敏感的地帶。

後門門罩由最後一落之書卷、竹節花窗所形成之華麗、具文士象徵意義但又透出一股俏皮活力的正面中央部份，暗示明間作用地往後退收，然後升起於屋面之上，頂上以磚突出疊澀，覆以瓦簷，脊飾以燕尾。由於後門與小樓屋坡斜率相同，瓦坡面取得了一個被誇大的方向感，然而門罩却破解了小屋面，並挑起一向上的性質來分庭抗禮，結果造成門罩成為視覺的集中焦點。它是最令人有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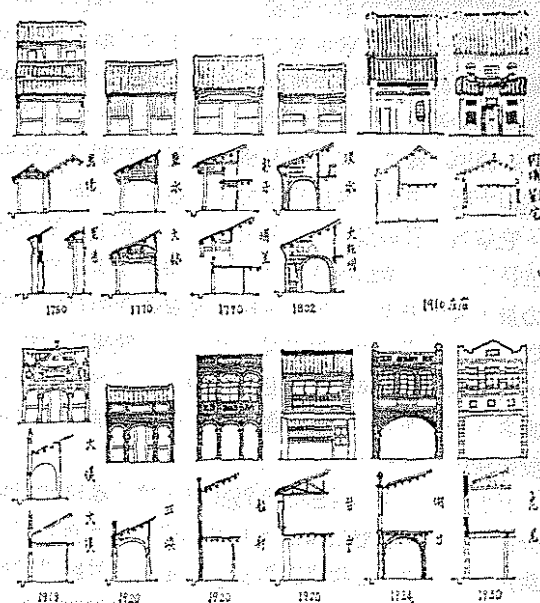


圖7 長條形市屋立面發展比較*

*引自李乾朗，台灣建築史，頁243

印象的紀念性元素了，提供了豐富感與意義，臉部的表情與活動是劉宅整體經驗的隱喻，暗示及誇大了感覺信息的系統，同時建立了家庭和外在社區之間共有的感覺與自我認同的邊界。小樓及後門形體上重覆的律動為對整體的強調，或許也可以認為：它已達成了一種「對艱難之整體所須盡的義務」吧（註16）。

五、結論

室內樓梯、走道、房間之尺度均與建築物在室外所壓縮而成的小院尺度相一致，表現了城市的密度，但同時另一個意義亦由小樓的空間加以透漏。它是社會條件對市屋空間進一步的分化，城市裏生長的中產知識分子對家居、親切與私密的生活要求的初次宣言。然而環境的宣言需要靈敏的使用者與靈巧的設計好手來共同實現。在狹小空間裏需作澈底的利用，陽台的外凸與後門明間退收之間，似乎暗指了空間手法上的細緻、詭譎與微妙。

主人的意見參與和當地工匠動手營造之間具有能共享的語言來表達對環境的期望。由工匠師傅們一再表明的才華之中：過去傳統社會主要的規範仍然存在，因而表達了嚴謹與精緻的秩序。但自發的新生力量在傳統社會裏初次浮現，因而具備認真的精神所造就的品質和新鮮、豐盛的想像力。在這樣的時代，一個小型家族，共同集體生活於一擁擠的土地上，與鄰里的關係有分別而又不相排拒而退隱。

內埔劉宅興建於本世紀初，它的正面部分仍然十分保守然已定型，而其市屋後部之磚造小樓却又極生動而細膩，其性格可作為當時客家建築之代表，同時它又為本省長條形市屋於清末日據初期間晚期之過渡形式。它似乎介於朴子、鹿港、鹽水、淡水等長條形市屋與軟劉宅稍晚數年之北部大溪、三峽、艋舺類型之間（註17）（圖7）。因此，它作為市屋類型後期轉型之傑作，形式上傳統的與番邊的语言並存，嚴謹的秩序裏却又充滿了生活之變化造成之力量，且尚未成為定型，日後，番邊影響的表現日重，接着下去就是現代式樣的出現（註18）。就建築物類型而言，它不也正是日後泛濫於台灣各地，住商混合使用、連續式之「透天厝」、「店舖住宅」——「販厝」典型——一段美麗的前身嗎？

目前劉宅屋頂已有部分經過整修。第二進祖廳屋脊和部分屋瓦，以及小樓二樓樓頂漏水之屋瓦都曾換新。小樓與廚房間之過水，因檁條腐朽；已經整修，其結果雖作工嫌粗糙，但未破壞其原形狀。後門入口屋脊塌陷，部分牆面破損，急待整修。劉家目前基於對祖先成就的尊重，初步表示了對保存的興趣，且願意負擔一些修復的費用。若政府能有一套完整的保存計劃，一方面給予劉宅以社會的榮耀，肯定其先祖所興建之建築物在建築發展史的階段中所代表的成績，使其足以自豪，二則在房屋稅與地價稅方面給予減免，三則在修復時所使用的材料與修復標準、修復後繼續之平日使用予以嚴格而明確的要求，劉宅的保存工作是十分有希望的。

附註：

- 註1：以上地理資料引自陳正祥，台灣地誌，中冊，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九十四號，台北，一九六〇，頁867~886。
- 註2：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之前身，它又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前身，也是光復後目前的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劉煥祥則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第四屆畢業生，見杜聰明編輯，景福會聯合同學錄，第三版，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民國六十三年。
- 註3：早期移民社會之聚落對安全與防禦需求似乎也是促使「蜈蚣陣」式街道發展的原因，此為李乾朗先生於研究淡水聚落發展時，由一位七十餘歲的當地居民所提供的說法。
- 註4：參考漢寶德主編，鹿港古風貌之研究，鹿港文物維護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七年，頁58~71。

註5：若根據劉家人口述，恢復廣濟路拓寬前之形態為四院五落的話，其縱深則約50公尺左右，其使用則第一落為診所及後作為店面，第二落為祖堂，第三落為廚房服務設施，第四落為長輩燕居之小樓，第五落為後門門廳（圖1）。

註6：同註4，頁59，雙脊頂之類型不似鹿港埔頭街19號宅，頁60，以及鹿港蘇家之高窗採光者，後者見狄瑞德、華昌琳，台灣傳統建築之勘察，東海大學住宅及都市研究中心，民國六十年，頁72~77，劉宅雙脊頂較近於鹿港美市街62號宅，同註4，頁65。

註7：鹿港市屋之使用情形同註4，頁58~59。

註8：鹿港中山路147及149號除水井外，建築物為連續之構造，劉宅則否，由屋頂之作法可知與左右鄰僅為類似而非連續，故非合建，倒是五十五年一落拆除後的重建，則有些是數戶合建的，例如左鄰之另一劉宅，與以下三戶為連續，圖2出處同註3，頁63。

註9：淡水重建街例見狄著頁81A例，鹿港例見漢著頁59，圖則參考本文圖2，中山路147及149號例。

註10：參考李乾朗，剪黏與彩畫藝術，房屋市場，彩畫有西方透視光影風格，應始於日據之前，然大盛於日據初期及中期，當時正流行「玻璃畫」，在麻豆某宅中，亦見此類西式彩畫，作者竟題為浙江溫州畫工王金山，內埔劉宅之彩畫畫工或為外地聘來工匠亦未可知。

註11：取向上有如淡水重建街之B例，以後門為正面，見狄著82頁；此外，本文圖2所示之鹿港中山路147及149號，跨過巷子後的三合院取向上顯然與前向相反，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例子。

註12：劉宅小樓側面鳥踏很明顯的為閩南傳統建築晚期受西方影響之產物。

註13：參考同註4，頁66。

註14：參考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室，未刊本，第二部分，頁第九，板橋林本源園林形式之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文雅與世俗世界之間的矛盾，其中對「丈室」的討論。

註15：中國傳統建築組合的軸線以及整個軸線組合都和歐洲的作法不同，參考 Boyd, Andrew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1500 B. C. — A. D. 1911, The U.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73~74, 「……軸線並非一切而過，使兩邊分別開放，整個組合並非在一個重要的核心元素上達到高潮……整個軸線的長度從不曾一次顯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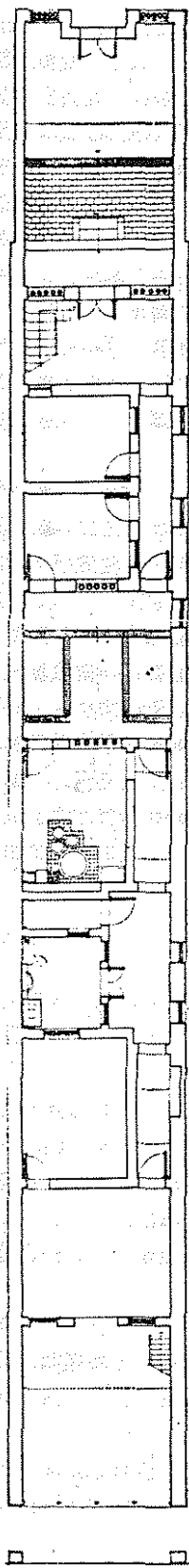
出來，它所顯示的並非是一段街道的端景……。」

註16：Venturi, Robert,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Papers on Architecture, 1, 1966, 葉庭芬譯，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尚林，民國六十八年，頁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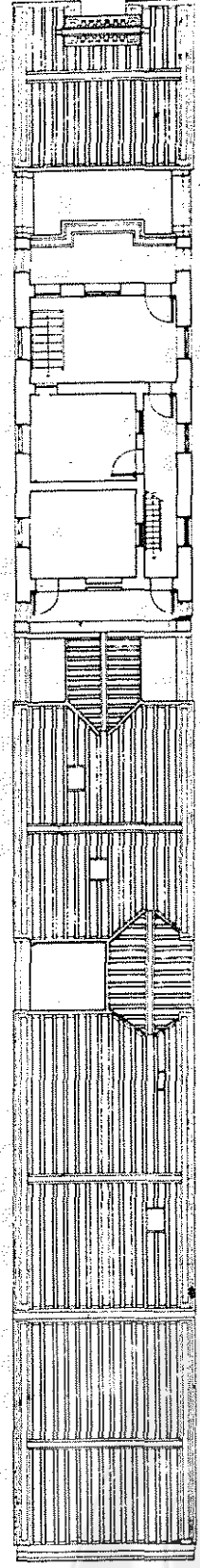
註17：圖7引自李乾朗，台灣建築史，北屋，民國六十八年，頁243之圖378。

註18：日本學者富田芳郎稱清末日據初期之定型化了的後期市屋典型為「明治型」，番邊影響定型後的典型則為「大正型」，等到日據後期，社會形態改變，以建築技術規劃所形成的形式則為「昭和型」，參見林銜道口述，夏鑄九整理，台北老商店概述，境與象，一九七二年十月，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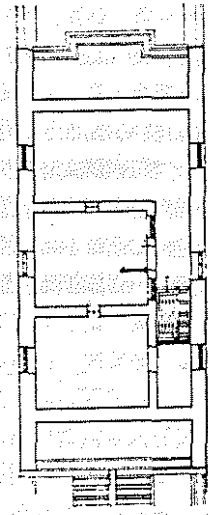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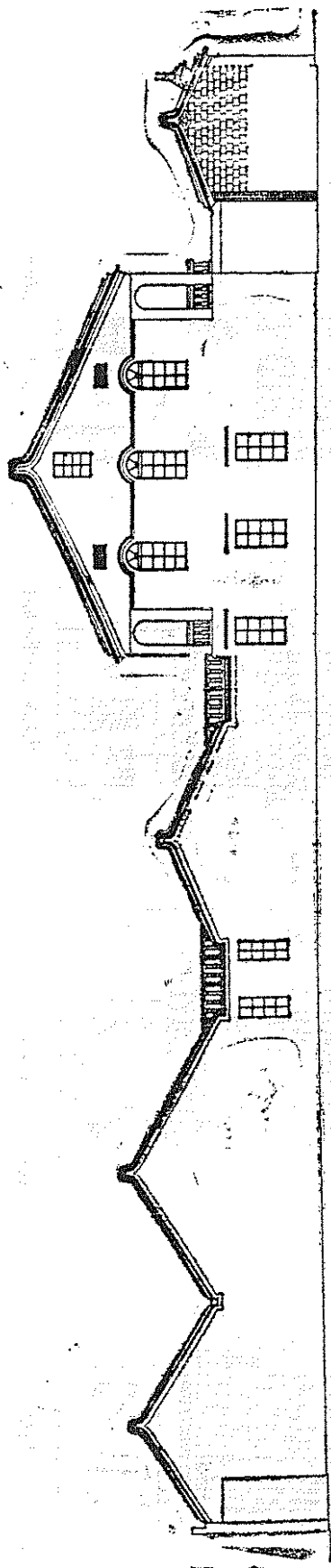
圖版一 內埔劉宅一層平面及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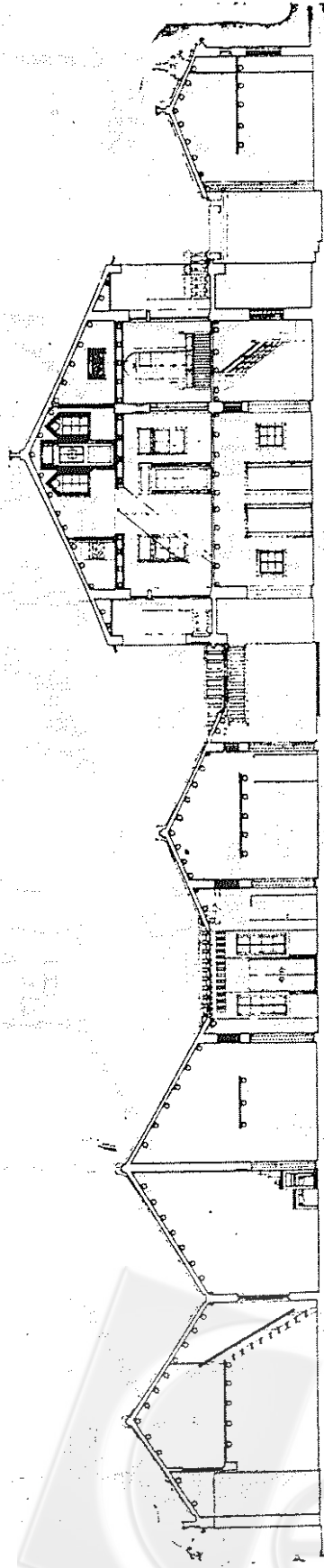
圖版二 內埔劉宅二層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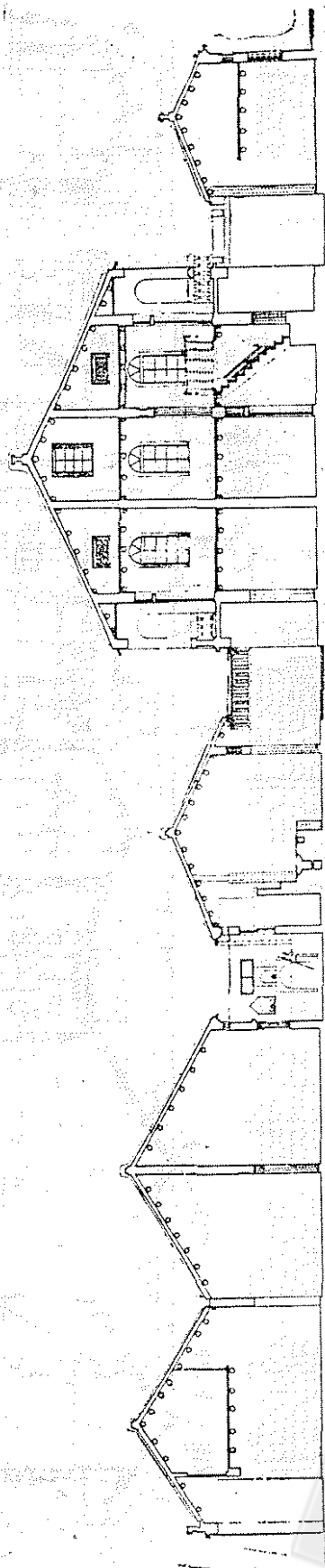
圖版三 內埔劉宅閣樓夾層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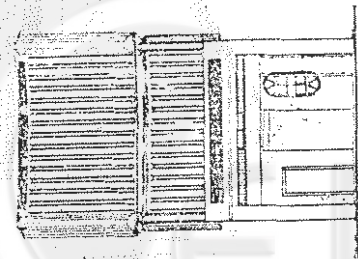
圖版四 內埔劉宅左側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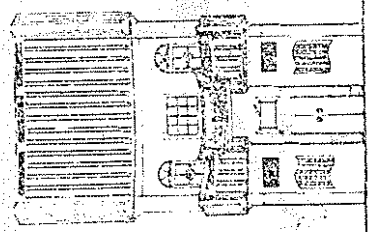
圖版五 內埔劉宅長向剖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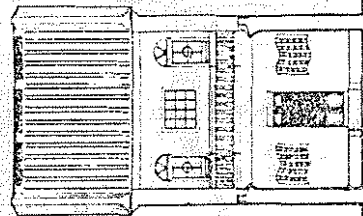
圖版六 內埔劉宅長向剖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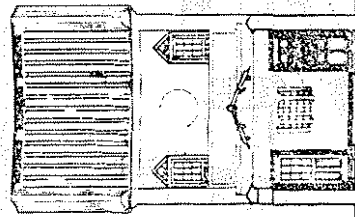
圖版七 內埔劉宅正立面



圖版八 內埔劉宅背立面



圖版九 內埔劉宅東向剖面(一)



圖版十 內埔劉宅東向剖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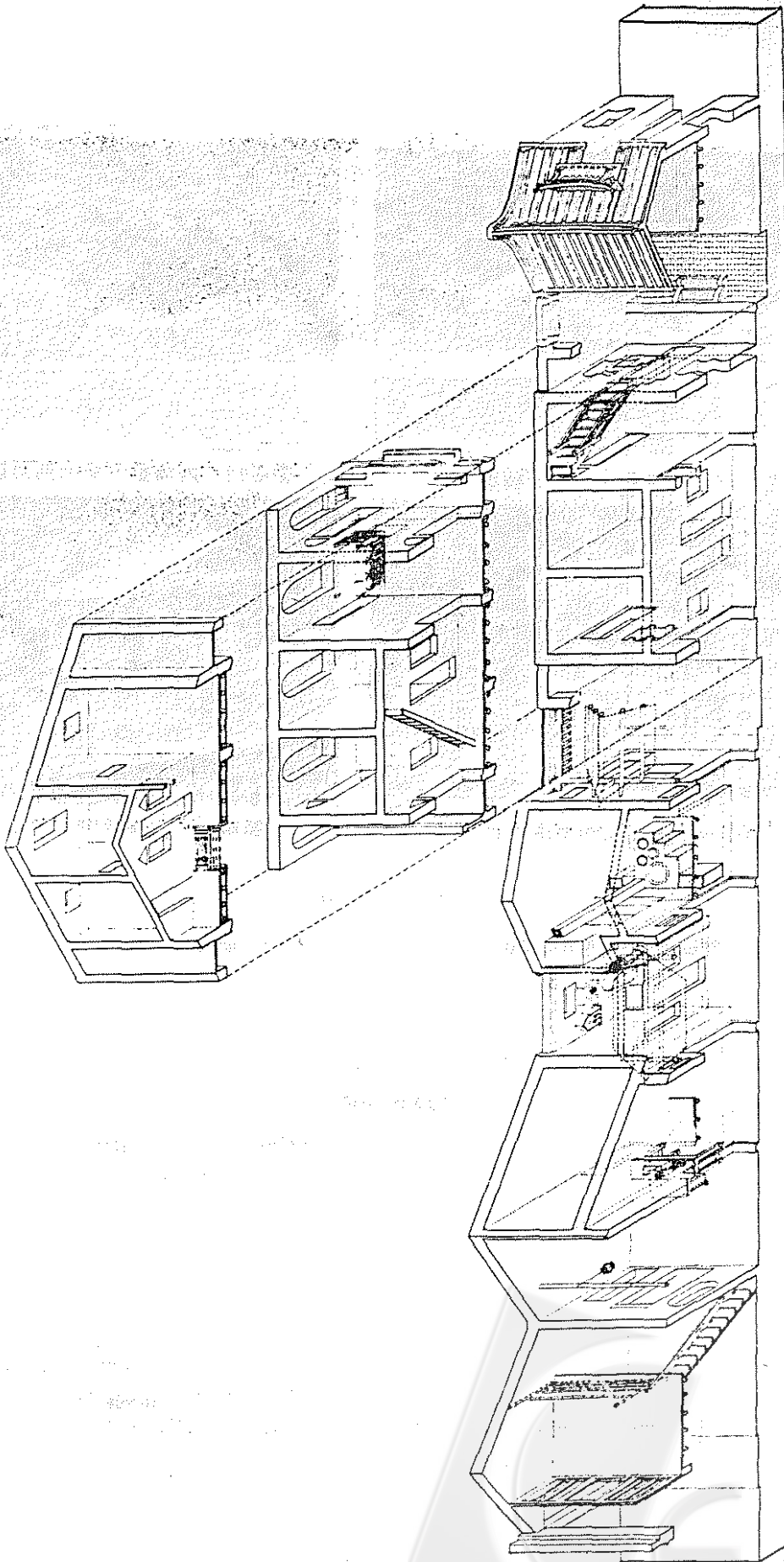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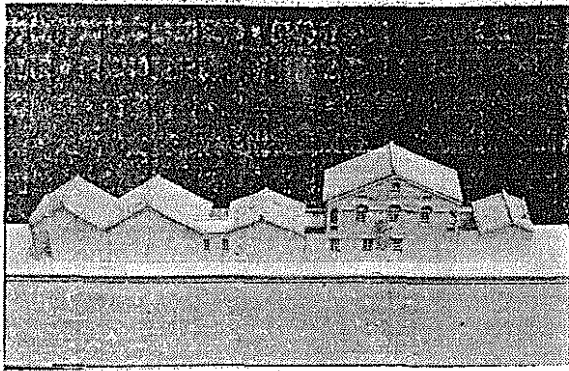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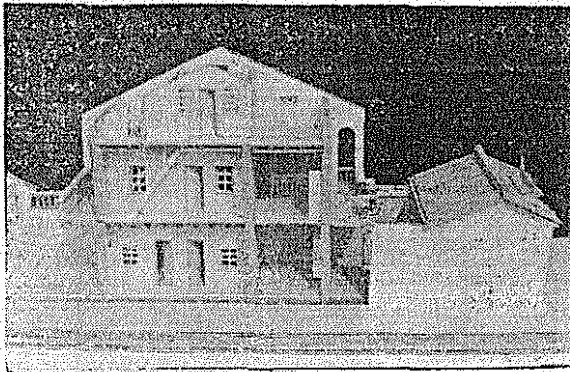
圖 11-1 內柱到室等角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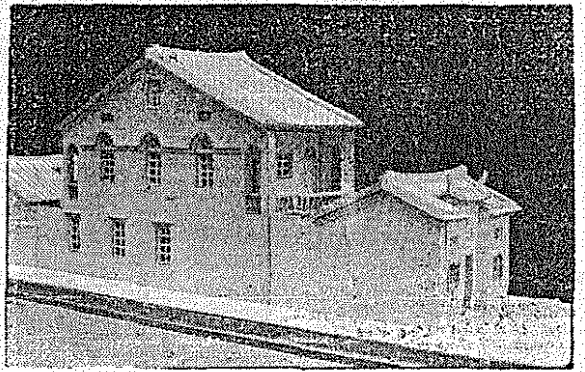
圖版11 內埔劉宅側立面模型照片



圖版12 內埔劉宅長向剖面模型照片



圖版13 內埔劉宅正面模型照片



圖版14 內埔劉宅小樓模型照片